

《噬夢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噬夢人》

13位ISBN编号：9789575228941

10位ISBN编号：9575228944

出版时间：2010-09-24

出版社：聯合文學

作者：伊格言

页数：48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前言

夢境編號：013 夢境內容： K開車送一個女孩回家。 那個女孩不是我。我並不存在那個時空裡。我只是看見。 那是個長相甜美的女孩。淺褐色的短髮，大眼，鮮嫩的紅唇。我覺得她長得有點像我。但她看來似乎比我年輕。她坐在前座，K的身旁。一路上他們有一搭沒一搭地低聲說著話。 他們似乎臨時改變了計畫，並未回到女孩的家，而是開進山裡，來到一間溫泉旅店。那是我與K曾去過的一間小型溫泉旅店（在夢裡我認為我與K一起去過。但現實中並沒有）。古典時代老式的木造兩層樓建築，躲在僻靜的山坳中。四周環繞著許多顏色奇異的、不知名的花朵。史前生物般巨大的蜻蜓飛舞其間。有著巨型樹蓋的林木將整座破舊的建築掩蔽環抱著。 似乎是下午時分。然而由於林蔭過於蓊鬱濃密，光線昏暗。那給人一種像是黎明前或即將沉入黑夜中的印象。 他們一如預期地下了車，牽著手走進旅店，開始check-in。 但這時我突然領悟到，他們的所有舉動，這個夢境中的任何細節，都將與那次我與K共同來到這溫泉旅店的經驗一模一樣。 時間相同。停車的位置相同。下車的次序相同。走位相同。牽手時同樣親密而愜意地勾著小指與無名指。在相同的時刻說出一字不差的對話。一樣的空气、一樣的手勢、一樣細微的表情牽動。他們將在同一位服務人員的帶領下被分配到同一間房間（三個人體在空間中複製完全相同的移動軌跡），重複我和K之間所有曾經經歷的細節…… 像是一段立體影片的重播。時光之復返。 只是我被換成了她。 我恐慌起來，但無能為力。我知道我並未於此處存在。我並不具有實質的形體。我只能眼睜睜看著K與女孩步入客房，而後依照我記憶中的步驟（K卸下她的耳環，親吻她的耳廓；她閉上眼睛用手摸索著他的手……），無比熟悉地繾綣歡愛起來。 我感覺全身發冷。而後我開始哭泣。 淚水自臉龐不斷滑落。我感到淚水的溫熱與冰涼。但這時，或許由於這觸覺的誘導，我的形體突然出現了。我清楚看見自己的肢體，看見自己正蹲坐於那旅店客房的一角。 我伸出手，試著摸索四周的事物，但並未成功接觸到任何物品。我的指端像是某種具體的空無一般穿過了存在的所有事物。 我張開口，但無法發出任何聲音。 K與女孩仍繼續著他們的歡愛。那歡愛的程序確實仍與我記憶中的歡愛全然相同。他們在彼此的肩頸處留下淡淡的齒痕。他們完全沒有注意到我。我推想他們不僅看不見我，也無法以任何方式知覺到我的存在。 這時，突然有人敲了敲玻璃窗。 像是在睡眠中突然驚醒一般，K與女孩停下了動作。然而奇怪的是，他們並不望向那被敲響的玻璃窗（窗外是一片黑暗，僅存在隱約的室內景物之倒影），反而望向我所在的位置。 他們的表情十分驚愕。似乎是突然看見了我。 時間凝止。如同兩尊活體雕像，K與女孩的表情與肢體凍結在那一刻。我忽然領悟，在此一房間之外，時序已然發生變化。我知道旅店中的其他人都已在時間的輪轉流逝之中死亡，化為枯骨，化為齏粉。我知道旅店之外那廣漠的原始森林已然消失，成為沙漠。我知道在沙漠中，無數沙丘必然持續因為風的力量而變化著自身的形貌；然而那變化又不確然是變化，更像是某種重複、某種回歸或折返…… 我知道時間已然經過了一億年。

內容概要

一部終結所有小說的小說！

一舉將台灣文學帶進後人類新紀元的不思議長篇大作！

曼氏亞洲文學獎 + 歐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雙入圍

德國法蘭克福書展 + 萊比錫書展雙選書

伊格言最新問鼎國際文壇大作

《聯合文學》8月號雜誌，50頁「後人類小說猛擊」巨幅專題介紹！

本書末附有駱以軍vs.伊格言一萬字精彩對談！

關於夢，佛洛伊德知道得太少！

超越人類現有知識，震驚生物科學的科幻大寓言！

一場間諜戰爭；

一個被遺棄的生化人；

一位身世成謎的AV女優；

一場熾烈如火的悲劇性畸戀；

一個甚至背叛了陰謀者自身的間諜陰謀.....

許多年後，是這樣的時代：人的夢境可被取出，儲存於水瓢蟲之膜翅。豢養水瓢蟲，是為了讓夢境永久保鮮，免於氧化；只要水瓢蟲行分裂生殖，夢境便可隨之無限複製。許多年後，是這樣的時代：生化人雜處於人類之中，難以有效區隔辨識。人類研發各式篩檢法，希望準確找出那些偽扮為人類的生化人，將之全數消滅。而其中一種篩檢法，正是「夢境分析」。

身為國家安全總署技術標準局局長，生化人K的身世卻是個謎。他不記得自己的編號與製造廠，也沒有關於身份的任何記憶。儘管他假造身世，偽扮為人匿藏於人類群體之中，卻始終不知自己真正的來處.....

一切開始於「維根斯坦專案」。K奉命追蹤叛逃的情報員Godel，意外發現此事與生化人AV女優Eros有關。K找到以Eros為主角的紀錄片《最後的女優》；然而查證結果顯示，除了Eros本人，紀錄片中入鏡的其他角色，包括經紀人J、面具導演等，均為造假，並無其人。更令人意外的是，這一切竟隱隱牽連著K的身世之謎！

一道「內部清查」的緊急命令啟動了K的逃亡之旅。接踵而來的連串事故絕非偶然。K的身世，究竟是一則偉大的預言，還是一場可悲的玩笑？

《噬夢人》

作者簡介

本名鄭千慈，1977年生。台大心理系、台北醫學院醫學系肄業，淡江中文碩士。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等，並入選《臺灣成長小說選》、《三城記：台北卷》、《年度小說選》等選集。2003年出版第一本小說《甕中人》，已成新世代經典。2007年獲曼氏亞洲文學獎（The Man Asian Literary Prize）入圍；並獲選台灣十大潛力人物。2008年獲歐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Frank O' Connor International Short Story Award）入圍。亦曾任成大駐校藝術家、學學文創志業講師等。

章节摘录

2214年10月15日。晚間6時52分。太平洋西界。島國台灣。 北海岸。日落時分的海灘。或許因為緯度偏低的關係，即便是在深秋之時，黑夜降臨得並不太早。然而雖說是日落時分，其實陽光早已隱沒至海平線之後了；僅留下那片尚且透著一點乳白色微光的寶藍色夜幕。 K正獨自步行，離開碼頭邊燈光明亮的魚市場，沿著無人的沙灘漫步，享受入夜後冰涼海風的吹拂。 遠處黑暗的濱海公路上方偶爾不規律地經過幾艘飛行船，但次數並不密集；要相隔許久，才能看見一次探照的光圈經過。 而在沒有飛行船經過的時候，在視野的邊緣，那遠處的蕩闊空間便是一片黑暗了。近處，霓虹閃爍，一座濱海的遊樂場裡，有著彩色拱頂的旋轉木馬猶兀自在黑沉沉的背景中亮著橙黃色的光…… 那顯然是個吸引人的景點，在遊人眾多的白天裡想必是相當熱鬧的。但現在，原先流連駐足的那些，多數都散去了。在K所立足的這片海灘上，距離遊樂場已是很遠了。無法聽見任何人聲或音樂的曲調。也或者是行走的海風把聲音都拂去了。然而在視覺裡，在突出於整片黑暗背景的、光的工筆輪廓上，隨著那拱頂軸心的旋轉而緩慢流動中的眾多人影物件，此刻看來卻如此美麗而虛幻，就像是一場集合了所有光之殘影的幽靈聚會一般…… 海灘上一個人影也沒有。螢光藍的月牙已在稀薄的雲翳間遲疑地露了臉。透過月光，K可以看見海這一側的黑暗中，一道道白色的浪花規律地舔舐著沙灘。 便是在此刻，K突然看見了Eurydice。 而Eurydice也同時看見了K…… 在一整片彷彿月光無法穿透的，佔據著不明確空間的黝暗裡。像是在夢境中從黑暗的意識深處浮現的人影。K突然看見，僅僅是在前方數公尺處，算是極近的距離，一名女子獨自站立著，面向海的方向。 女子便在這時轉過頭來。月光照在她的臉上。 K立刻認出她來。而根據女子臉上的表情判斷，她應當也認出K來了。 那是Eurydice。黑髮的Eurydice。他們初識在兩年前的第七封印新進人員訓練課程裡。地點在香港。 那是個假想案例的小組課程。原先以K的層級，是不可能親自來主持這樣的小型課程的；但由於此次新進人員講習的規模相當小（總共只有12位新進人員），原先負責的講師又被臨時派往曼谷，是以K便暫時瓜代他的教學任務，出席了這次的小組課程。 Eurydice看來十分安靜。一種優雅的氣質。 K記得她認真的深褐色眼瞳、她鼻樑的弧度、她彼時光澤閃亮的短髮。K記得她在甜甜笑起來的時候，原先小動物般的眼睛會閃過一絲狡黠的神情。而那笑容又像是春天裡綠色小池塘的漣漪一般。彷彿有幾片很輕很輕的什麼突然掉進了池塘裡…… 或者可以這麼說：在許久之後，K才發現，他幾乎記得第一次見到她時她所有模樣與舉止的細節…… 當然Eurydice算是相當美麗了。但這樣的美麗也並不至於太不常見。K那時已35歲，見過的美麗女人也已不在少數。K自己難免感覺納悶：是什麼引導著他，讓他記得了那麼多與她相關的事？ 然而除此之外，似乎也不再有些什麼別的了。儘管那些關於Eurydice的細節印象偶然會閃現在K的腦海中，然而K也並不認為自己時常想起她。K甚至一度以為，那或許是Eurydice擁有某種引人注目的、天生的獨特，而K自己又在不知不覺中發揮了情報人員所應有的效率與記性的緣故…… 淡藍色的月光下，他們彼此招手打了招呼。而後立刻便笑了出來。大約是為了原先彼此表情上的驚愕吧。 「局長怎麼會到這裡來？……來度假的嗎？」Eurydice問。 「是的，是度假啊。……先別叫我局長了。」K笑著說：「風景很美的地方。你呢？也是來度假的嗎？」 「可以算是。」Eurydice停頓了一下：「嗯，其實我是在這附近長大的。這次算是回鄉了……」 「真的嗎？」K開了個玩笑：「我想你可以直接說實話；據我所知，我們單位確實是正好有個這附近的案子必須處理……」 「不是的，不是的，」Eurydice又笑了起來：「我來這裡，真的是回鄉了。只是回家鄉看看。……」 有一瞬間，即便是在如此晦暗的光度下，K覺得自己彷彿又看見了那個微笑。某種十分輕盈的物事悄悄墜入池塘裡的，寂靜漣漪的感覺。但這回的墜落顯然是在一種比黑暗更黑的陰影中發生的。那使得此刻面對Eurydice的距離感覺起來並不像實際上那般靠近…… 「原來你是在台灣出生的啊。」K說。 「是啊，……」Eurydice停了下來。K察覺她像是有些話想說，卻終究沒有說出口。 「……那，或許你知道其他一些觀光客不常去的好地方？」K體貼地換了話題。 Eurydice想了一下。「有的。」她又微笑起來。這次是較為明亮的那種了。「不過，很難說明是在哪裡哦。」 「什麼意思？」K感到好奇了。 「嗯，跟我走吧。就在這附近，很快就到了。」Eurydice作了個手勢。「但要靠點運氣。並不是常常可以看到的。……」 他們開始沿著海岸線慢慢向前走去。他們談論了天氣、談論了堆滿了新鮮海產的魚市場、談論了月光，也談論了像是在夜的布幕下鏤刻出光的輪廓的，華麗如夢的濱海遊樂場。而後Eurydice向他解釋，就在他們將要前去的某處海岸，在外海，或許是由於海底暗礁地形的緣故，常會有某些固定的渦流產生。在某些特定的季節時分，因為潮汐與洋流的變化，那固定之渦流將會特別

強勁；而其結果，便是造成某些近海軟體動物的災難了…… 「它們的祖先是葡萄牙戰艦水母。」 Eurydice說。「最毒的那種？」 「是的，就是古典時代裡那種毒性最強的水母。現在已經絕跡了……」 Eurydice解釋：「我們在這裡 如果運氣夠好的話 會看到的，是葡萄牙戰艦水母的變異種。有個很美很可愛的名字，叫藍孩子。Blue Child。」 「藍孩子。……它還有毒性嗎？」 「有，但只剩下一點點輕微的毒性了。」 Eurydice笑了起來：「只要不把它們炒熟了吞下肚子裡去，大概是一點關係也沒有……」 K也笑了：「我很確定我沒有嘴饞到那種程度。」 K稍作停頓。「但至於你，我可就不敢保證了……」 「藍孩子幾乎就是一種『台灣海域特有種』了……」兩人的笑聲散落在黑夜裡的海風中。Eurydice繼續向K說明：「特有種，也就是說，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沒有。它只在台灣和沖繩出現。而且更罕見的是，整座台灣島，也只有在北海岸近海這一帶才有。……它的體內含有某種特定結構的氮化合物。當這種化合物暴露在空氣中時，會立刻氧化……看，那就是了。」 Eurydice指向右前方不遠處的地面。K看見兩三片約略指甲大小的藍色螢光靜靜棲息在潮濕的深色沙地上。像是發亮的玻璃碎片一般。「沒想到這麼快就遇見它了。我們運氣還不錯呢……」 Eurydice說：「那就是藍孩子的……『破片』了……當海底地形配合潮汐所產生的渦流奪去它們的生命、撕碎它們的軀體之後，那暴露在空氣中，氧化後的氮化合物，便會發出這樣的藍色螢光……」 K走近了些，低下身去，摸了摸那兩三片安靜蟄伏著的藍色螢光。看來像是美麗的玻璃碎片一般的東西，倒是如預期一般帶著膠質的冰涼軟滑。有些還可辨認出是屬於觸手或傘狀本體的某一部份。它們的亮度比起早在100年前便已絕種的螢火蟲還高上許多。K隨即察覺，自己的手指上也沾染了些粉末般的藍光破片。（氧化之後的藍光？意思是說，那等於是某種程度的「燃燒」了。K想。……也就是說，那是一種當軀體無可挽回地碎裂之時，會允許自己在靜默中自燃的軟體生物？……） 「感覺如何？」 Eurydice問他：「涼涼軟軟的是嗎？」 「是啊，是啊……」 K將指掌浸入腳邊的小潮池中，以海水洗去螢光藍的粉末。「很新奇，也很美麗……」 K抬起頭，客套地道謝：「謝謝你帶我來看這些。……」 「先別忙著謝我，」 Eurydice笑得十分開心。翠綠色的池塘裡現在是完全光亮著的、春天午後的漣漪了。她的一雙眼睛眯成了兩道彎彎的弧線：「再走下去，或許會有更多哦。」 他們繼續往前走。沿路果然見到愈來愈多的藍色螢光破片。它們顯然都是隨著那規律湧來的海潮來到岸上的。月光明亮，K可以在沙灘上隱約分辨出一道乾與濕的界線。在那界線四周，藍光破片的分佈就像是沿路灑下的螢光花瓣一般…… 然而沒過多久，破片更是愈來愈密集了。它們在沙灘上隱約形成一條平行於海浪的印痕。彷彿曾經於此行走的什麼所遺留下的軌跡。藉由月光的指引，他們繞過一處沙壁，來到一個小小的海灣。近處靜靜平躺著幾座大小不一的潮池。而海灘上，幾節巨大的漂流木半埋在沙中，高聳的部份在沙地上投下龐大的陰影。像是某種史前巨獸斷裂的骨骼一般。海潮仍規律地舔舐著沙灘，發出某種空洞而細索的迴響。放眼望去，此處海灣裡的海已然亮滿了大片水母的藍色螢光。那藍孩子水母軀體之破片，有些正漂浮在水面上，有些正隨著一波又一波的浪潮起伏著，還有些顯然是落在了那些清淺潮池的水底。彷彿在夜空中沉靜而燦爛地釋放著暈光的星群。但不知為何，K的腦海中突然出現一個他從沒見過的幻象：一隻巨型的藍孩子水母在黑暗的海水中游動著。那是一處極黑暗的海水。除了這隻單獨存在的，巨大的藍孩子之外，沒有任何其他事物存在…… （藍孩子寂靜地游動著。牠的身軀像是一顆搏動著的、透明的心臟。牠的觸手在水中妖異地款擺著，像是美杜莎的蛇髮……） 而此刻，或許是雲翳遮掩的緣故，月光已然暗下了。兩人並行的長長陰影隱沒入那漂流木巨骨更為巨大的陰影之中。他們都靜默了下來。K看見月亮表面薄薄的霧氣快速地流動著。海風變強了。像是某座密閉腔室的巨大回音，風的質量灌飽了耳殼內部，毫不倦怠地撞擊在耳膜上。K突然想到，這其實是一場死亡的盛宴。死亡之屍骸的華麗表演。對水母來說，也唯有在死亡驟然臨至的當下，藉由渦流，將自己的體軀粉碎裂解之後，才得以看見這樣的景象了…… 「上次看到藍孩子，」 Eurydice打破了沉默：「已經是四五年前的事了。很久了。……」 「……所以，已經那麼久沒有回鄉了？」 「嗯，是的……」 Eurydice又靜默了一會兒，而後轉換了話題：「那時候很喜歡一位古典時代的中國詩人。回來時看到這種景致，就想到了他的幾首詩……」 「什麼樣的詩？」 K問。 「要考我背不背得出來嗎？」 Eurydice笑了。 「說說看嘛！」 K也跟著笑了：「只說一半，你有故意吊人胃口的嫌疑哦。我很想知道那是什麼樣的詩。……」 「那是顧城的詩。大概是早就記不完全了呢……」 Eurydice偏著頭想了想：「好吧，我就試試看好了……」 Eurydice稍作暫停，而後開始輕輕地唸誦：「……永恒的天幕後 會有一對白鴿子 睡了，鬆開了翅膀 剛剛遺忘的吻 還溫暖著西南風的家鄉……」 「……開始，開始很涼 飄浮的手帕 停住了 停住，又漂向遠方 在棕色的薩摩亞岸邊 新娘正走

向海洋……」 「還有另一首。……」 Eurydice微笑著，臉上似乎泛著看不見的紅暈。 「……門上有鐵，海上 有生鏽的雨…… 「一些人睡在床上 一些人飄在海上 一些人沉在海底 彗星是一種食具 月亮是銀杯子 始終飄著，裝著那片 美麗的檸檬，美麗……」她稍稍停頓了一下，而後繼續： 「別說了，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自己……」 Eurydice的聲音很專注、很沉靜。儘管海風強大，那聲音卻像是某種不受影響的、材質堅韌的細微纖維一般，清楚地穿透了風，以及風所穿透的那些巨大的，層次繁複的黑暗…… 便是在那時，K清楚感覺到自己的身體突然有了某種奇異的不適。像是有什麼無形無色之物，充盈地、鈍重而流動地侵入了自己的胸腔。那無形無色之物似乎具備有某種活體生命的特質，而那樣的特質又隨著Eurydice靜定的嗓音以某種流體的形式滲入了胸腔之外的體內間隙。那像是自己精神上的一個缺陷、一個破口。K感覺自己的心跳與呼吸的頻率都加快了，然而並不輕淺，反而變得溫熱、鈍重而深沉…… 一種陌生的不適感。或者說，那感覺確實如此陌生，以至於K並不真正知道該不該用「不適」來形容它…… 因為在當下，K的精神其實是愉快的。K看見月光照在Eurydice的側臉上。她偏過頭來看了K一眼，而後又像是有些羞赧一般，將目光轉開了去。如此晦暗的光度下，原本無法看清人的表情；然而黑暗中，K卻似乎又看見了那漣漪一般清淺的笑。像是原先那座春天的小水塘，在無風的下午，在平滑如鏡的水面上，忽然有某種細小而美麗的，長著一對透明薄翅的昆蟲，在極貼近水面的飛行中蹣跚了。而那一個又一個小小的蹣跚與傾斜，卻又像是灰塵或某種輕盈的羽絮，繞著湖心打了一圈水漂一般…… 此刻回想，那便是他們戀情的初始了。在回程的路上，他們沿著地上逐漸黯淡的藍色螢光離開那月光、沙崖與灰白色漂流木巨骨所構成的陰影。失去了螢光的「藍孩子」看起來更像是某種髒舊的玻璃破片。兩人都比來時的路上沈默了許多。…… 事後臆測，那沈默毋寧是理所當然的。彼時，K正對自己的當下的反應感到迷惑。在回程的路上，K感覺那彷彿侵入胸腔之中的無形無色之物慢慢地離開了。然而此刻，抽去了那充盈、鈍重而溫熱的什麼，卻令K感到有些寒冷…… 一種輕微的，自頭頂蔓延至胸口、腰際、上肢與指掌的寒冷。像是原先並不介意那海風的涼意，而此刻全身之髮膚，卻因那海風穿透黑暗的吹拂而極細微地顫抖了起來…… （那與他們第二日的相約是多麼不同啊。K至今猶清楚記得，第二日，台灣北海岸的豔陽下，細碎的貝殼沙停留在Eurydice白色肌膚上的畫面……）（……純淨無瑕的藍天。一絲雲的痕跡也沒有。很奇怪地，那感覺並不熾熱，而竟只是一種純粹的明亮。K發現，乍看之下彷彿一片米白的貝殼沙，在細看之時，其實並不全是米白色的，而是一些多紋彩而多稜角的細小破片。當貝殼沙在Eurydice的肌膚上薄薄敷上一層半透明的沙膜時，那日光便持續在沙的質地上折射出各種角度的，碎裂的光。而那碎裂的光彷彿又會在某個時刻曝白漫淹了整個畫面。在那些時刻裡，它們帶來一次雪盲，稍作暫留，隨後卻又像是搖晃的水波一般盪開了去……）然而K的精神依舊是舒緩而愉快的。他與Eurydice之間的沉默也並非令人感覺尷尬或緊張的沉默，反而是另一種像是原先繃緊著的什麼，突然被放鬆了的感覺。這同樣是令K感到困惑的部份。或許也可以說，更困惑的部份…… 暗夜的月光下，他們走向打烊的魚市場和遊樂場。沙粒細密的質地在他們的腳步之下摩挲出細柔的、彼此愛撫的音響。魚市場原本燦亮的燈火已然逐漸暗下了；遠遠看去，只剩下幾盞隱約搖曳的小燈。而遊樂場裡已是全然的黑暗了，只有入口處的霓虹招牌還像是捨不得離開一般，依照那明滅設定的規律無聲地眨動著光的眼睛。彷彿一隻溫馴地蹲踞著的，無形體的獸…… 那便是他們愛情的初始了。K想。對K而言，甚至可以說，那便是K自己愛情經驗的初始了。或者再準確一點說，對於自己的反應，K雖是有些始料未及，但也僅止於此。畢竟K是明白那些事的。K只是沒有真正確實地「經歷」過它們而已。而今，在事過境遷之後，K甚至會向自己這樣形容：與其說是驚異或迷惑，倒不如說是在微小的驚異與迷惑之上，尚且存在著一種「啊，竟是如此？」的感覺。而那般感覺則是像一層又一層巨大的迷霧般籠罩於那微小的驚異之上…… 當時Eurydice任職的單位是情報總署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在之前，Eurydice進到第七封印的第一份職務，則是行政局的一般行政人員。研究助理已是Eurydice在第七封印的第二份職務了。開始的時候…… 開始的時候，當然都是很快樂的。開始的時候，即使存在著些許細微的不安；K當然也不曾預期，那樣的幸福，竟只持續了短短兩年…… 而更不曾預期的是，在許久之後的此刻，一切都消散了…… 一切都瓦解了……

《噬夢人》

媒体关注与评论

「伊格言的小說題材豐富，風格變化繁複。小說中的預言與未來視野，讓我想起新約的 啟示錄。」 - - 評論家，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教授，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鈞特·葛拉斯指定編輯 / 迪特·斯多士 (Dieter Stolz)

「伊格言是華語文學界少見的青年才俊，他如此年輕，而作品又令人印象深刻、耳目一新！」 - - 評論家，德國柏林文學協會會長 / 楊內斯基 (Ulrich Janetzki)

編輯推薦

一部終結所有小說的小說！ 一舉將台灣文學帶進後人類新紀元的不思議長篇大作！ 曼氏亞洲文學獎 + 歐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雙入圍 德國法蘭克福書展 + 萊比錫書展雙選書 伊格言最新問鼎國際文壇大作 《聯合文學》8月號雜誌，50頁「後人類小說猛擊」巨幅專題介紹！ 本書末附有駱以軍vs.伊格言一萬字精彩對談！ 關於夢，佛洛伊德知道得太少！ 聯合推薦 比較文學及文學評論學者，美國哈佛大學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 王德威 小說家 / 王聰威 瑞士德語小說家，Rauriser文學獎、Zollikon藝術獎得主 / 卡達琳娜·輝柏 (Katharina Faber) 小說家 / 甘耀明 《聯合報·聯合副刊》主編，小說家 / 宇文正 《幼獅文藝》主編，作家 / 吳鈞堯 導演，作家 / 李志喬 小說家 / 李昂 作家，文學教育推廣者 / 李崇建 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 / 李爽學 作家，文化觀察家 / 南方朔 評論家，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教授，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鈞特·葛拉斯指定編輯 / 迪特·斯多士 (Dieter Stolz) 《自由時報·副刊》副主編，作家 / 孫梓評 作家 / 高翊峰 臺灣大學臺文所教授兼所長，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 梅家玲 作家，耕莘青年寫作會文藝總監 / 許榮哲 小說家，東華大學英美語文系教授 / 郭強生 台北大學中文系教授 / 陳大為 小說家 / 董偉格 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 黃錦樹 Ulrich Janetzki，評論家，德國柏林文學協會會長 / 楊內斯基 詩人，台大中文博士 / 楊佳嫻 作家，資深偵探推理迷，文化趨勢觀察家，PC home董事長 / 詹宏志 小說家 / 駱以軍 作家，元智大學中文系教授 / 鍾怡雯 詩人，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 / 羅智成 科幻專家，《破報》擲胡椒祕密基地總司令 / 難攻博士 詩人 / 鯨向海

《噬夢人》

精彩短评

- 1、故事性不強，但對未來的描繪和走勢不無可能。
- 2、是很creative，可是不喜歡看科幻，覺得有點悶。
- 3、不喜歡這種調調
- 4、其實我只有隨便翻一翻.....算是有寓言性質的科幻小說這樣.....好像沒看得很懂，不過其中的致敬(吐糟?)很萌
- 5、就对未来的构建而言可以给五颗星，故事情节我只能给三颗星，但是前者过于强大，总体平均可以得四星半，考虑到认识作者，给五颗星。
- 6、270511-100811 / 科幻記憶系的故事~ 記憶可被完全洗掉，那情感呢？
- 7、是很creative，可是不喜歡看科幻，覺得有點悶。
- 8、.....比保羅奧斯特好看(什麼評語

1、据说博览群书之人的内心对照着一个小宇宙。因为这样的宇宙包含着也反映着阅读者心灵的广阔和维度。但阅读《噬梦人》，每每总令人惊吓地发现作者的內里必然也存在着深刻的小宇宙。一个也许超前现下两百年的宇宙。小说中的K就像那些遥遥光年外的光芒，穿越层层栉比的时空来到眼前，并慢慢形成一个平行于此时的小宇宙。追寻和存在的质问充斥在这座四处流动的平行宇宙里，并随着K的历程变得既暧昧又清晰的高度反差却又奇异地同时共存。于是《噬梦人》本身亦成了巨大的集体的梦，伊格言透过灿丽华美的造景术造梦噬梦，架设了一个庞巨的后人类世界。而那原该只能存在于梦中的。睽违七年，原先常被归类在新乡土小说范畴的伊格言交出的最新作品却出乎意料地直接跃入后人类文学版块。当世界关注着玛格丽特·爱特伍、石黑一雄、麦可·康宁汉和米榭·韦勒贝克，来势汹汹的伊格言挟着《噬梦人》正式向这些大师下了战帖。

2、伊格言《噬梦人》阅读记（一）如果一本书的开头是对一个A片女优的访谈，我想大多数男人都无法克制读下去的冲动。对我们这些通过日本AV自我「性教育」的一代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尽管不少人阅片无数，但却从来不知道很多AV开头女优对着镜头在说什么——我们不懂日语，也很难开口让朋友帮忙翻译。在这份好奇的驱使下，我提前开始了阅读伊格言先生《噬梦人》的计划。这的确是一部需要计划去阅读的书。由于从小接触得少，我特别不习惯阅读竖排版的书籍，粗略估计我读竖排版文字的速度与我阅读英文的速度相当。如果没有相当的空闲时间，我不太会开始看一本近500页的竖排版科幻推理小说：我无法一口气读完，又不想让情节整天萦绕在脑海里影响工作。但现实情况是，我没有遵循最初的想法，而在略略一翻之后，就花了几天把它看完。在我看来，把一些关键的线索暗藏在AV纪录片和A片中是作者有意为之，而且在我这里确实起到了作用。那不妨就从这部AV纪录片《最后的女优》的主角Eros开始说起。Eros这个名字的含义我不想多说，书中很多人物的名字也来自希腊神话，如果你阅读全书，相信也能从情节和他们的名字找到一些暗示和对应关系。我本人对希腊神话了解不多，只能说在阅读时错过了作者这部分精巧设计。不过对今天这篇文章来说，真正重要的是Eros的身份：她是生化人。这身份也是她出道时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这不难解释，尽管根据设定生化人和真人在外观上并无区别，但总有人对性幻想对象有特定的一些偏好，就好象身着各种制服的人似乎也没有太多区别，但总有人会对某些特定的制服产生更加强烈的欲望和幻想。但问题是，把人换成生化人这件事情，并不是换件衣服那么简单。自古以来，性爱一直是伦理道德的「重灾区」。上至国家政府，下至社会舆论，都非常喜欢在性爱方面做事无巨细的规定。我们常说：「不要把别人的裤裆当成自己的裤裆」，现实却是政府首先把手伸到了每个人的裤裆里，恨不得告诉你应该如何勃起，而一些站在道德制高点（甚至道德盆地）的人也会在意淫他人的道德中达到高潮。在小说中的未来，这点似乎有所改观，毕竟在人类联邦中贩售着各种各样的色情商品，人与生化人之间的性爱似乎也并没有遭到很大的抵制。但在人类联邦政府看来，生化人和人却是两个不同的物种，也正是这种划分和由此产生的冲突形成了小说的主线。在人类联邦的宣传机构的口中，生化人是一种冷漠无情的物种，尽管他们拥有和人类一样的外表，却始终无法具有自己的感情，因为人类在制造生化人的时候并没有给他们植入情感这种东西。那么为什么人类这样做？书里没有明确说明，但我想他们没有情感，我们自然就不能称其为人，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让他们替我们去工作，同时又能避免「人造人」可能引起的伦理道德问题（没错，又是伦理道德）。在我看来，这引起了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造一个和人类完全一样却只是没有情感的物种，并因此来区别这两个物种，这种处理方式像极了很多反对婚前性行为的女人在和男朋友开房的时候说：「除了膜不能破，怎么都可以。」我知道很多人会固执地认为，用嘴用手和用阴道有本质的区别，一度也曾是社会主流，但终究这样认为的人越来越少了。生化人和人之间的这层膜似乎要更厚一些，但如果生化人逐渐地有了一点点人类的感情，做爱的时候不用再伪装性高潮，捅破它也是迟早的事情。我想，以小说设定的年代为原点，许多年之后，人类联邦政府强行对人和生化人的划分将成为一个荒唐并辛酸的历史笑话。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生化人看作另一个物种，那我们和生化人之间的性行为与「人兽交」似乎没有什么区别。这让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借由《保持冷静》和朋友探讨人兽交的话题，对此人们的看法大抵可以分为：完全可以接受，有机会我也想试试；自己无法接受，但别人做什么别人的自由；自己无法接受，国家也应该立法禁止它。持第三种观点的人为数不少，其中有一位朋友说：如果一个人和一头羊交配，那么他就不是人了，至少在那一瞬间不是。我想很多人可能会同意这句话，但在你同意的同时，我其实想让大家一起思考：请问怎样才叫「是一个人」？一个人之所以称其为人，是如何定义的呢？又是谁

说了算呢？如果和一头羊交配，他就不是人了，那么和生化人呢？在外表上和人完全看不出来区别只是缺乏感情的生化人呢？如果你觉得和羊不可以，和生化人可以，那么假设生化人有 Beta 版，这个版本的生化人并没有人类的意识，智商与羊一样，你觉得和这样的生化人做爱的人是否算是一个人呢？与这样的生化人交配和与一头羊交配的区别在哪里呢？人类要进步，我们就要不断实验，实验就有可能产生一些我们无法控制的新东西，无论是在现实层面还是道德层面。我不知道你对上面这些问题有什么看法，但我想再过一两百年，人们的看法是否和我们一致要打个很大的问号。（未完待续）郝海龙2015年8月17日原文链接：<http://haohailong.net/posts/291438-reviews-on-the-dream-devourer-1>

3、伊格言《噬梦人》阅读记（三）在我看来，最好的刑罚是能够让罪犯体会到与受害人相同的痛苦，并且能够最大程度上预防再次犯相同的罪。我想在这点上，大部分人都能同意我的观点，因为这个观点实在是太完美，没有人会觉得完美的东西不正确——只是，也没有人能够做到完美。现实中，我们最好的状态只能逐步趋向完美。比如，他人的行动不可预测，除了死刑似乎无法完全预防犯罪，而我们又不能让所有罪犯都判死刑，因此我们现实中的刑罚能够做到让罪犯体会到受害人相同的痛苦就已经算很好了。当然，这又是另一种完美，人的身心如此微妙，受害人的痛苦我们无法完全侦测和度量，凶杀案的受害者尤其如此，到头来我们的主要刑罚便成了把各项表面伤害折合成金钱和一定年限的人身自由。现在很多人讨论死刑存废，赞成废除死刑的人持有的很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没有办法确保对罪犯造成实质性惩罚。比如，如果一个杀人犯本身就决定赴死，似乎死刑反而遂其愿，而且如果一个人无法受到良心折磨，让他去死甚至彻底消除了让他承受良心折磨的机会。这到底是刑罚还是慈悲，我想并不像表面那样容易判断。当然，废除死刑是否就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我觉得也不尽然。美国有些杀人犯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之后，反而觉得再杀几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经常有狱警被他们打死。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还会觉得这样的人不该杀吗？这些都是现实中的道德和法律难题，而我们看到一本写两百多年以后的科幻小说提到这一点时，我们总是希望在未来这一点能有所改观。但在《噬梦人》中，我并没有看到期待中的改观。小说中提到了一种叫「退化刑」的刑罚，这种刑罚可以让人类心智退化为禽兽一般，接受这种刑罚的人，生活中将只剩下如动物般的捕食和性爱。这种刑罚在我看来，并没有惩罚罪犯的效果，因为受刑之人已经失去了道德感，失去了人类的价值观，他们并不会觉得他们在接受刑罚。也许对于预防犯罪会很有效，但根据小说设定，普通大众根本接触不到受过这样的刑罚的人，甚至不一定知道这种刑罚的存在，因此也无法起到震慑作用。而如果将这样的刑罚公之于众的话，我觉得也未见得会有正面效果，毕竟这刑罚过于残酷，普通大众对于残酷的东西都会有一种本能的抵制，哪怕自己可以老老实实做「良民」，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好政府。就像秦朝的灭亡有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于严刑峻法。在小说中，这种刑罚之所以存在，我觉得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种刑罚所针对的人群本身比较特殊（具体就不剧透了），而他们知道有这样的刑罚存在，因此也许会对他们起到震慑作用。但我仍然觉得，「退化刑」这种刑罚在小说中的出现主要还是在为未来炫技，这并不是那个时代能够提供的最接近完美的刑罚。哪怕在小说的设定中，也应该有很多其他种刑罚要比退化刑和当今的刑罚好。比如，至少我们可以采用梦境来模拟受害人的痛苦，然后植入罪犯大脑中，让他有相同的体验。现在的法律做到最好也只是一种物理层面的同态复仇，比如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有时候连这样都做不到。而在《噬梦人》中，我们似乎可以利用技术很轻松地实现精神层面的同态复仇，这至少接近或达到了我们一开始所讲到的刑罚完美状态的前半句话。不过也正如一开始所说，人世间没有完美之物，我想那个年代的权力机关依然是人浮于事的机构，这样完美的刑罚无法落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吧。（未完待续）郝海龙2015年8月30日《噬梦人》，伊格言著，联合文学，2010.原文链接：<http://haohailong.net/posts/293702-reviews-on-the-dream-devourer-3>

4、伊格言《噬梦人》阅读记（二）一直以来，我对芯片植入技术都充满期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管自愿还是被迫，从小我们就需要记忆一些机械性的信息，而存储这类信息，芯片之于人脑有天然优势，就像我们现在在电脑上复制粘贴一样。文件很大的时候也会出现时间较长的情况，但就存储相同数量的信息而言，存储速度和精确性都应该远远强于人脑。如果我们可以把这类信息存储在人体内的芯片里，并且可以用神经回路随时调用，我们生活的效率自然会大大提高。但是，如果有人现在提议将一枚芯片植入我的体内，我多半会拒绝，相信有很多人会和我有相同的选择。我能想到的第一个原因是技术还不够成熟，而且在我们身边能够看到的体内植入一些工业制品的例子几乎都是因为罹患某种疾病，健康的人一般都不会愿意在体内放置异物。比如有些人会植入心脏起搏器等，本身的疾病不说，针对这个器械本身也许要增加更多的体检项目。如果我们体内多了块芯片，似乎我们也许要投入额外的精力照料它。就算我们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将风险降到和激光矫正近视手术一样低，我想仍

然有人会以「我需要投入额外的精力来照料它」为由拒绝植入。是否植入自然是个人的选择，我的有生之年，这件事应该还无法被当做人权争议去讨论。只是「需要投入额外的精力来照料它」并不能算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理由。我们生活中其实有很多需要我们投入额外精力——甚至主要精力——去「照料」，但我们却依然难以割舍的事物。手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的生活似乎越来越离不开手机，有些人忘记带手机甚至会缺乏安全感。在手机上，我们存储着各种各样的信息，这些信息虽然无法通过神经回路直接调用，但确实可以很方便地唤出，从某种程度上讲，现在的智能手机已经可以算是粘附在我们体外的芯片了。如果你觉得没有手机就没有办法完成一些需要独自完成的工作的话，其实手机已经成了我们大脑的一部分，换言之，我们其实都是非标准意义的赛博格。想想吧，我们清醒的大部分时间里，手机都在我们可以很容易接触的范围。如果一个外星人初来地球，祂可能会觉得地球上的人类是一种不同于别的物种的生命，他们的身体有一部分游离在身体周围，有时候需要充电，而这部分如果丧失，人就会陷入焦虑甚至产生更严重的心理问题。既然这样，那么如果有一种技术可以把手机植入体内，并且能够不干扰行动自由的情况下解决充电问题，对健康的影响微乎其微，你是否愿意植入呢？不要说坏了还得去医院，我们的手机坏了也需要去维修，投入于此的精力并不是额外的精力，而是可预期的精力。不过我觉得依然会有很多人拒绝植入，至少向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提问的话，应该会有很多人拒绝，因为手机或者类似手机的芯片是一种工业制成品，总觉得和人类这种生物体无法有机结合。未来是否有办法让这种结合成为可能我不知道，但今天我想谈谈《噬梦人》这本书让我看到的另一种思路，与芯片这种物理的方式不同，是一种生物的办法。在这本书的设定里，未来的居民有一种叫晶片虫身份识别装置，准确地说，这是一种植入人体内的生物，能够存储个体的身份信息。而由于它是生物，可以和人体形成一套共生系统，所以我们甚至都不用考虑充电的问题。这让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若干年来我们讨论的人工智能似乎一直停留在集成电路的水平，从来没有在生物层面讨论过这个问题（也许是我看得科幻小说不够多）。现有的基于数学和统计的人工智能只能模拟出一种有智慧的样子，即使能够通过图灵测试，让我们无法区别他到底是计算机还是人，这种智慧的本质和人类的智慧仍然不同。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通过改造已有的生物甚至完全创造新生物，来实现生物意义的智能呢？这个想法在技术上是否可行需要未来去评判，但基于这个想法，着实可以有很多创想。我们可以制作单一智能的生物，替我们去承担相应的职能，比如存储身份信息的晶片虫；我们也可以制作与人类相同智能的生物，比如近乎完全复制人类的生化人；甚至我们可以制作超人类智能的生物，只是要小心别被这样的生物统治。事实上，在《噬梦人》这本书中，很多依靠当今的信息科技解决的问题，都改用相应功能的生物科技，考虑到本书的时间设定，这样的场景已经如梦似幻，但如果到了相对于小说中时间的未来，这样的场景甚至会略显平淡，真正到了那个时候，我想人类担心的似乎不应该是机器人的叛乱，而是我们制作出来的新生物的叛乱。（未完待续）郝海龙2015年8月22日《噬梦人》，伊格言著，联合文学，2010.原文链接

：<http://haohailong.net/posts/292148-reviews-on-the-dream-devourer-2>

5、伊格言《噬梦人》阅读记（四）虽然我写字不怎么样，但很喜欢书法，偶尔也会玩票刻个印。可是对于用笔写字——或者更确切地讲，用笔来记录信息——这件事，我的观点一直都很激进。我认为如果没有国家统一的「受教育（Brainwashing）」的义务，我们的下一代没有必要学会如何用笔写字。我也热爱汉语，热爱中文，但对我们来说会用电子设备输入文字已经足够。不妨想一想，在日常生活中，上次你拿起笔写字是什么时候？我想大多数人第一个答案是签字，再要不就是填表，记笔记，或者……头脑风暴？总之，我们用到纸笔的时间越来越少，随着电子设备输入越来越方便，相信仅有的这几种使用场景中的纸笔也会逐渐被电子设备取代。也许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完全弃用纸笔并不现实（尽管我个人一直很努力）。撇除不用纸笔填表就不给办事的低效无能的政府机关等因素，我们中很多人从小养成的借助纸笔思考的习惯也很难说放弃就放弃。但对我们的下一代来说，从小就开始接触电子设备，纸笔反倒是在玩过 iPad / iPhone 之后才遇到的东西，加上科技一直在进步，如果我们可以不强迫他们去使用纸笔，我想他们即使不会用纸笔写字，可以在电子世界畅通无阻。无论上面这番论述能否说服你，让我们把时间设定推后两百年，当我说两百年之后的人类将不再用纸笔来记录信息时，相信你会同意我的观点。两百多年以后——这正是《噬梦人》的时间设定——在一个已经可以用水瓢虫记录梦境的时代，居然还有纸笔的存在，居然还出现了用纸笔记录的内容，估计任何人都会感到讶异。我相信自己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一点质疑的人，因为这个问题过于明显以至于没有人会想不到，以至于让我们不禁去想：这难道又是作者有意为之？虽然之前的三篇阅读笔记伊格言都分享到了朋友圈（

《噬夢人》

章节试读

1、《噬夢人》的笔记-第196页

「...有些回憶的性質是，如果無法拋去，那麼被回憶所包圍禁錮的人，確實可能就無法繼續如常生活了。但人不就是由一件又一件的回憶組構而成的嗎？尤其是，那些深刻的、陰暗的、實實在在影響了人的回憶啊...如果所有回憶都不見了，如果沒有回憶所能存留的空間，那麼人本身，又算是什麼呢？」<原文开始></原文结束>

《噬夢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